楊文靖公集六

書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酧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烋凉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夫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為國自壽

與林志寧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文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切冀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百月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矣其故安將有俯仰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仗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矧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
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
為其支紛紛譊譊也甚益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
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
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
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
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
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
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
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
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
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
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安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
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
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
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
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
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
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簫而來為傳註者多矣
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

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
醎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
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
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
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
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
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
為僧者則作詩以奬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
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
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
氏乃不會[illegible]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
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
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亦焉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
溺於異端以從夷狄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
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
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
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
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王氏所行皆比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夫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果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暇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不取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遜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侖仲寬別紙其一

聞之八州惟建劒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辟使少變其

胥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其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鴟鳶食者惻然感之有洪吾瀕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莊

聞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算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禪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令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為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窮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折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驚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嚴帥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過有道者之不宜離也某亦苦勉之矣

答吳仲毅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道途之遠也開發未開者為多幸甚幸甚其間於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偃將仕為無所屈嘗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指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弓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至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將衷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弓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高進而反之豈猶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友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太肉刑是

夫圖其未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
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益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
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
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益衣知之矣又矣問焉陳亢
又矣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宜不至於殺
拘以歸千周予其殺以令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
也然先王之時厥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之十

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
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艾嗣姓況酣于酒
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亡
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況凡民
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羣飲者豈相遠哉
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
此類也仲叚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
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
出所有以為皆無同趨於是而後止其之所見者如

此仲敢試以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皃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為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玆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疆也辱甚辱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欤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欤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

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拆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浴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慎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夭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折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

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録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礼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等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名褒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奬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友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浼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往為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湟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歟從遊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奈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illegible]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占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弓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夫未敢聞命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終

里人肖瑁

與陳公晦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羕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乎利鮮克為已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俗尚齊驅竝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
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
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
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
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
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遠而
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
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
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
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
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
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知死生之說鬼
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狥
邪說於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
知天矣予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
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
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
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
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
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朗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

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于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曹博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冥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瘝曠故不敢轍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荊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棘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

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埶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埶事敦大棘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咲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咲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録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與翁子靜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癰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倆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予靜游從者皆道予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又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為禹稷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伸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絶不敢輙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葢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咲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憔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友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友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辟之算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誦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夫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鄙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姤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 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歛為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絏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藻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愬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亾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季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衰斂為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矣今茲使旆按臨其也實為部吏幸得摳衣斂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傳者而邊辱一言之知在愚賤踈遂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狂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邊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為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支非小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媒孽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若余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猺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蟄猶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日寄委之意忠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奸非一日也必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兎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叓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裨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浼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

苟斥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歉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柬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盛德棘容如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友庶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寮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録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役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役矣而彼自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無此也夫募役者友豈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疆之疆之雖從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自有明又特為鄉甕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友自有妨幸加明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審處之算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籍此為說耳故朝廷更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友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一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十五十餘千耳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某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蓍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賚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賚之也士夫知自賚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夫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有賚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令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賚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同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咲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賚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賚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閻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餘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其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大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睢魏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其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来吾邑其幸隨諸士

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粹面盎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其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風昔為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塾事將衰其志而進之耶俯伏門墻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俯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

自取譏咲不意足下憊懶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爭不敢當

後學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瞻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安羞足為慰彭城古郡僻窮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倆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悔恨者特公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為道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秦有魚稻鶏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為便耳大守王大夫寛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秦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叹耳忘寧曾来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三

某窮居習聞父矣乍爾莊事亦無應接之煩於義所當勉及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閒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及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宣有客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宝亮之固不敢嘿嘿友當有溷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疆

聒為恥也散鄉二楊與舍爭欲親多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生上睿聖方進謩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疎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為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邇令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其跋尾已前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友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是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此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靡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博為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廉侯皆有之倭尋便以書詢索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不有姦邪繆侯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稱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聆之私故輒自竭惟覽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眾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長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分言以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分又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已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而可以救世是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非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焉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為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

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其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剝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挾其濟也不欲窘其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

憫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夾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開鍵
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
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
此必有說也以文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
太玄以中准之真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
也太玄以干準之今曆書及然則自漢迄今同用
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
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
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略示
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其說
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溪所未諭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
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寓意而忘
象眞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掖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蒙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無色為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

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姤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

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氷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裝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夫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剥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剥之所以成象也觀剥之象則知所以治剥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剥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剥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嫉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

此故也後之治剥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莧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絶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輙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友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學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賾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佐與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

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鎚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闔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闔之康節闢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illegible]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illegible]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踦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贊辭自一至九配屬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
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
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
之變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
於曆理之內又恐未足以盡玄之妙變深考之併以
見教近得温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
賾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温公之學篤於自信
雖論語又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
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
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温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温公自孔子而下獨
揚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
苟知之又烏能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
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
孟子也至矣温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
而於雄書又未盡信也夫衆言殺亂折諸聖自漢田
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
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
子而已其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為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文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疑信充當慎擇也然某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快蔽蒙東望徒增惓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訕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遇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眞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友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謂晁以道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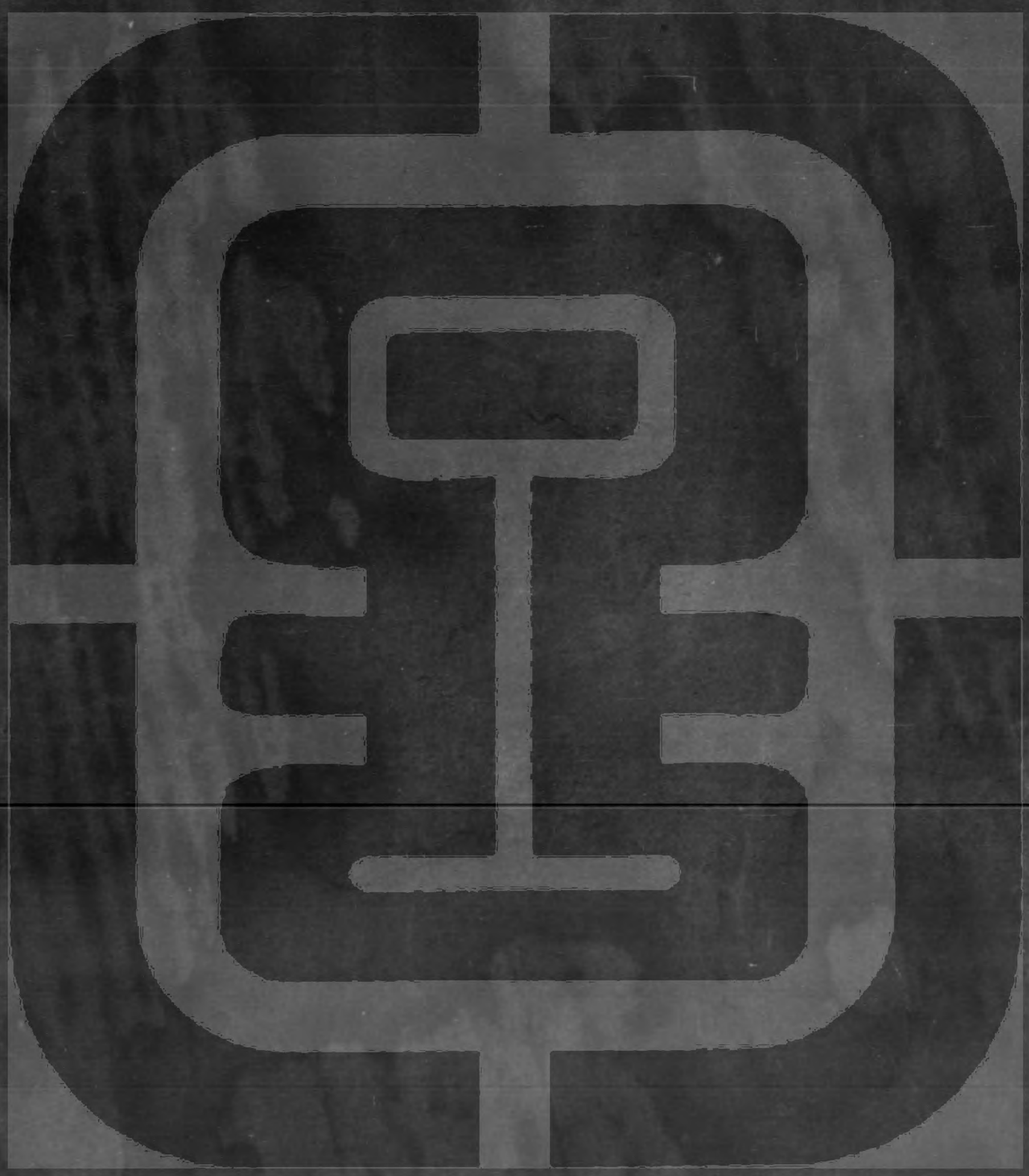
其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

[illegible]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万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瞀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後學徐夢鯤督刊